

夏探黑沟飞瀑

秦木

去年8月到江西参观庐山瀑布归来，就产生了随驴友探索上庄瀑布的念头。我沿通村公路在大赵峪上庄俯瞰下边峡谷里的大瀑布，三叠白练绵绵不断流下深谷，从周围探过两次，都因遇险受阻无法走到峡谷瀑布的末端底部而被迫返程。谷底应有深潭，但它却深藏不露。

周末，约资深驴友侯培元老师一行5人，目标是从黑沟徒步在峡谷下游上游，再探谷底瀑布真颜。边走边聊，不觉过了桃园村口，很快就找到了峡谷口的一条小路，从一户人家房边绕到峡谷里。一条小路已被草木完全遮盖，我们用拐杖拨打着露水，艰难前行。忽然，一条菜花蛇吐溜一声从我脚前飞过去，吓得我赶紧后退一步。侯老师戏言道：“正午遇蛇，必有贵人相助！”但此物较为惊悚，我匆忙踩过黄泥地，快步绕道走沙石之上缓步行进。走了不到300米，就听到小路左侧有瀑布跌落的水声，但瀑布被岩石挡住了。我拄着拐杖爬到地堰边上观望，大家急吼吼地从野猪爬过的地方抓着树枝下到谷底去看，这条瀑布挂在崖石峭壁上，就像天上仙女的洁白舞裙，大家又是一阵惊喜。一路跋涉的疲惫与燥热，在这一刻被飞溅而来的清凉水汽一洗而空。

继续前行，约莫1000米，峡谷越来越窄，沿途不时有小瀑布、危崖峭壁与奇石怪木出现，引来大伙一次次惊叹。当前边再次出现大落差，仰头看那水流来处，像是在天边自上而下天然弯曲成卷筒状，露出顶端瀑布和崖下深潭，卷筒崖与左边悬崖危崖高耸，令人敬畏，似乎插翅难飞。大家就地放下背包，一边休息喝水补给，一边欣赏这大自然奇观。不愿善罢甘休，我观察左右地形，上下寻找路径。在卷筒右上方悬崖顶上一处崖窝处尝试着猫腰爬过去，兴奋地呼叫可以走，队友们整装继续前进。

转过狭小的入口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没想到峡谷的尽头会是这样美，三面全是倒悬的危崖，空中杂木遮天蔽日，地面植被郁郁葱葱，形成天然天坑地貌。大半圆式的窝像个学校的操场，又像是拍功夫片的习武地，仰视环扇面状高崖，瀑布泉水声交织的滴翠音响，陶醉得难舍难分。崖壁上奇观双瀑瀑布奇观，好像排进了四周危崖的天坑，我们要找的大瀑布就在眼前，竟然有左右两挂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大家一阵唏嘘，感叹天公所赐，成就了这么幽静的峡谷秘境。每个人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兴奋，几个老头竟然争先恐后攀崖到左边的三叠瀑布中段，完整立体地观赏和拍照。右边从顶端流而下的珍珠瀑布，把整个悬崖浸润成红褐色美图。同行的筱麦在接近飞瀑溅下水珠的崖墙上摸绿苔，对岸席地而坐的小葱为他拍了个特写。我攀上中间担崖的巨石侧，观察它魔幻冲刷显露的三角形出水口，侯老师掏出他心爱的陶笛吹奏《秦岭最美是商洛》，拼命与涛声争相比美。

从不同的角度观察，原来城北难寻的身边美景人迹罕至，天坑上边高崖悬空，下探时不忍直视；下边往上危崖险阻，行人难临其境。我们有幸踏入秘境，游人罕至处观天坑飞瀑，免费吸氧洗肺，把休闲游变成了探险，实属圆梦之举。

携一身风尘，终与你相见。一路走来，在大峡谷领略过沼泽、密林、溪流、奇石、天坑、飞瀑、星星洞等自然奇观。徒步山野，苍翠染身，山水有灵，岁月里的万般遗憾，终会被潺潺流水轻轻抚平。褪去一身浮躁与忧虑，把烦恼尽抛深谷。



酒驾

杨卫星

“轰”的一声，开着农用三轮车的黑娃，感觉浑身一阵剧痛，接下来脑子空白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黑娃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病床上，脑袋钻心地疼。他努力地想着，上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车厢里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如同过山车一般，在脑海不停地闪。当他确定自己是出车祸了，下意识动了一下手指，还好，手没问题。接下来，他又本能地试着抬脚。

脚呢？怎么没知觉？黑娃心头一惊，斜着眼睛朝下看。受伤的视力模糊，隐约看见一只袜子，浅蓝色的，大拇指上缝着补丁。这特征太明显了，现在的社会，想必只有他才这么节俭。袜子依旧穿在脚上，说明腿还在！

正当黑娃暗自庆幸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飘了过来：“真的要截肢吗？”说话的人与黑娃同村，站在病房门口，正和一群人低声交谈。黑娃虽然看不清每个人的相貌，但是，听声音就知道，正是今天和他喝酒的那帮人。

他们在说啥呢？是谁要截肢？黑娃心头一紧，想说话，想问个明白，无奈喉咙发不出声音。只听其中一个人又说：“黑娃的截肢费，得咱们几个人平分。”

“何止医疗费，黑娃家里的麻烦，以后还大着呢。”旁边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接过话题，愤愤地嘟囔了一句。这人叫栓柱。他的话是有法律依据的，也许会成为即将发生的现实。

此时此刻，黑娃哪里顾得上别人议论。当他听到截肢，就被击溃了防线，先是一阵战栗，然后，一颗颗冷汗从身上冒出来。无助的他感觉天昏地暗，痛苦地闭上了本来只能眯着才能模糊看清人影的眼睛。黑娃40多岁，家有一儿一女。今天早上，他还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，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天蒙蒙亮，妻子在准备早餐，他从身后温柔地抱了一下。这时，电话铃响起，是上大学的儿子打来的，要生活费。他告诉儿子，今天把地里的蔬菜一买，就把钱打过去。

这两年，黑娃生意做得顺手，农贸市场里的人也都熟悉。按照事先电话谈好的价格，他开着农用三轮车，把蔬菜批发给了李老板。一切都顺利，要不是遇见栓柱，这会儿，黑娃肯定回到了家里，要么躺在沙发看电视，要么在田地里伺候庄稼。总之，绝对不会躺在冰冷的病床上。

黑娃是在农贸市场遇到栓柱的。他批发完蔬菜，就被栓柱拉进饭馆，起初说是吃饭，后来，饭馆进来几个同村人，叫嚷着要喝酒。黑娃说：“开车呢，不敢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牙长的路程，喝一点没事。”黑娃好酒，更挡不住大家好意。

酒到酣处，一帮人的话题越来越多，嗓门也敞亮起来。平日最活跃的栓柱满脸通红，对着众人夸赞黑娃仗义，教他种种蘑菇，帮他找销路。栓柱的话题受用，黑娃飘飘然，又多喝了酒杯。

至于何时离开的酒桌，何时发动的农用三轮车，直到现在黑娃也想不起来。此刻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想着自己要是被截肢，家里的天还不得塌了？这种渗到骨子里的恐惧，让他掉进了懊悔的黑洞。他在黑洞里哀嚎着，狂呼着，身体无限下沉。就在他将要窒息的时候，突然，一双小手抓住他，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：“爸。”

这分明是小女儿的呼叫啊！绝望的黑娃一激动，睁开了眼睛，原来是一场噩梦。

老街的乡愁

杨振民

成了徒有其表的布景，失了血肉与魂灵。老街的另一面突然闯入了我的记忆。20世纪70年代，有一单位迁驻此地，像一块天外陨石，骤然改变了小城的发展轨迹。昼夜不息的电光，鸡蛋价格不近人情地上涨，曾与老街格格不入，但最终被老街温柔地接纳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2016年，我与旧友重返旧城。走进一间摇摇欲坠的老屋，屋主是位笑容淳朴的长者，未等开口便问：“是那个单位回来的吧？”那一瞬，外来者的历史，已然成了本地人乡愁的一部分。

这或许能给今日的修缮者一些启示：真正的古朴，并非把后来的一切尽数剥离，只留下某个截面的纯粹。老街的魂魄，在于它的海纳百川。是盐帮的马蹄、船帮的号子、安西曼的榨油桶，乃至后来美容厅的音响……这一层层叠加的、充满张力的记忆，共同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肌理与年轮。修缮，不该是抹去后来者，只做仿古的减法，而是要做一场精心的“考古”，让每一个时代的纹理都清晰可辨，让盐帮的江湖、葡萄酒的余韵、三线建设的青春与市场的热潮，都能在同一空间里安然对话。否则，抽离了这些真实记忆的老街，不过是一具精致的空壳。

前些日子，听闻故里有意修缮老街，要恢复旧时风貌。这消息，像一粒石子投入心潭，漾开层层复杂的涟漪。是喜，那份独特的记忆或许能得栖身之所；是忧，怕这恢复

了，像一位阔别已久的沧桑长者。岁月长河汤汤，淘走了许多声响与光影，却将一层又一层的故事，夯进石缝，渗进木纹，最终烙印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山城名叫龙驹寨，城中的老街依着州河，老街便如一条倦游的青龙，顺州河蜿蜒而卧，绵延十里。两旁是清一色的青砖瓦房，木板门面房次第排开，吱呀一声，便是一家生计的开张，市井烟火，百年不息。

老街自有它的灵韵。东端水泉边，生着香气袭人的香苜蓿。老人说，泉眼通着龙潭，不远处曾有龙女沐浴赛美的花池。得了这仙气，香苜蓿便成了老街独有的风物，也成了盐帮汉子们怀揣的乡信，随着马蹄与扁担，去往山外的湖北鄖西，换回水烟与食盐。而马帮的驼铃，则敲打着商山秦岭的晨雾，将本地的药材驮向长安，带回丝绸与锦簇的华彩。最气派的要数西关的船

紫薇就躲在巷子尽头一户人家的白墙上，默默地占据了很小一块空间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夏天的花朵应该很张扬吧，比如说那一串喧闹着的紫藤或者一大朵一大朵丰满的绣球花。但它不是，它的花朵分得很清楚，一朵朵挂在枝头上，颜色也很难形容了。说是紫色的，里面却夹杂了很多水红色、粉白色和藕荷色的水波纹，中午阳光强烈时看起来会很鲜艳。到了傍晚，光线变柔和之后就变得安静起来，一层层散发出紫色的气息，像少女脸上留下的羞涩，变成了一抹淡淡的思绪。它每天的变化都不一样，每时也都不同，全靠光线来决定，这就是它的神秘之处。

看久了紫薇花的颜色之后，目光就会不自觉地移向它的枝干。那么温柔美丽的花朵是从这么一个躯壳中产生的吗？它的主干粗壮，带有古铜色，树皮一层又一层地脱落下来，露出下面嫩生生的肌肤，在阳光下显得十分安静。枝条随意伸展开来，倔强地扭曲着自己的形状，向着四周的空间伸展而去，虽然消瘦但是充满力量。忽然想到了古人称它“不耐痒”，说用手轻轻摸它的枝干，就会使整个树枝都颤动起来。我总不敢去试，仿佛那是对一位庄严者的亵渎。

骤雨初歇的午后，我站在檐下望着紫薇。雨珠仍然挂在每一朵花上面，把花朵压得很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娇弱感。一阵风轻轻吹过，满树花朵从沉睡中苏醒过来，轻轻颤动着。霎时间，千万颗水珠簌簌地坠落，在阳光下划出短暂而晶亮的弧线，像是它一声舒畅的、却又忍住了的叹息。湿润的花色，这时是浓艳的、饱和的，仿佛能滴下汁液来。香气平日日被太阳蒸得淡若无物，此刻却从每一片润泽的花瓣里幽幽地吐出来，不似桂香袭人，不似梅香清冷，而是一种混合着水汽、微甜的草木本然的气息，你得深深吸一口，让它缓缓地沉到肺腑里去。此时的紫薇，毫无保留地把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。这是一种盛大的给予，但你得恰好站在那里，得有一颗同这雨后天地一般澄明而安静的心，才接得住。

我也曾在夜晚去看紫薇。月光照耀大地，像是用银白色的纱布把大地包裹起来。白天的各种颜色都隐去了，只留下黑黢黢的枝的线条和一团团朦胧的影子。它静立着，是夜的守更人。白天的各种景象和变化，此时都已归于沉寂。这样的沉默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，你还可以感觉到许多东西在生长、呼吸。它们正在将白日吸收的光与热，慢慢地酿成明天某一朵新绽的花苞里一丝更奇异的色彩。夜让它的生命沉潜下去，成为根基的一部分。

时光在紫薇花枝间静静流淌，细看盛大花团之下，已有几瓣先枯萎了，颜色淡去，像一句低下去的尾音，可梢头新苞又鼓胀着，蓄满青涩。这边开着，那边谢着，开谢之间竟无间隙。生命被拉成一条看不见首尾的河，不贪求一次燃尽所有的壮丽，只安然地允许许多重的生与死，在同一个身体里平静相遇、擦肩、更迭。

于是，我想起人们对生命的贪念，总渴望如烟如花般升至绝顶的绚烂。紫薇却低语着另一种可能：不必攀援那唯一的峰顶，而是将天光云彩都揉碎，匀进每一刻寻常呼吸里。午后风来时浑身的微颤，夜雨敲在叶上那一声清响，晨光中挪移的淡影……这些细碎的战栗连缀起来，便成了深厚的山野史诗。它的绚烂从不虚空，只因深处有着一副甘于在时间中默默剥落、又默默生长的骨头。

夏日某个黄昏，我又与紫薇花相对。天边烧着的晚霞，竟有几分像它盛时孤注一掷的绯红。风起了，满树的花与叶漾开那永恒的、细微的涟漪。静静站着的我忽然明白了：我这样久地看一朵花，不过是在它静默而绵延的铺展里，认出了那个同样流淌在我生命中的、幽深而完整的夏天。



一条石板铺就的老街，静卧于丹江之畔，像一位阔别已久的沧桑长者。岁月长河汤汤，淘走了许多声响与光影，却将一层又一层的故事，夯进石缝，渗进木纹，最终烙印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山城名叫龙驹寨，城中的老街依着州河，老街便如一条倦游的青龙，顺州河蜿蜒而卧，绵延十里。两旁是清一色的青砖瓦房，木板门面房次第排开，吱呀一声，便是一家生计的开张，市井烟火，百年不息。

老街自有它的灵韵。东端水泉边，生着香气袭人的香苜蓿。老人说，泉眼通着龙潭，不远处曾有龙女沐浴赛美的花池。得了这仙气，香苜蓿便成了老街独有的风物，也成了盐帮汉子们怀揣的乡信，随着马蹄与扁担，去往山外的湖北鄖西，换回水烟与食盐。而马帮的驼铃，则敲打着商山秦岭的晨雾，将本地的药材驮向长安，带回丝绸与锦簇的华彩。最气派的要数西关的船

夏日紫薇

惠军明

倔强地扭曲着自己的形状，向着四周的空间伸展而去，虽然消瘦但是充满力量。忽然想到了古人称它“不耐痒”，说用手轻轻摸它的枝干，就会使整个树枝都颤动起来。我总不敢去试，仿佛那是对一位庄严者的亵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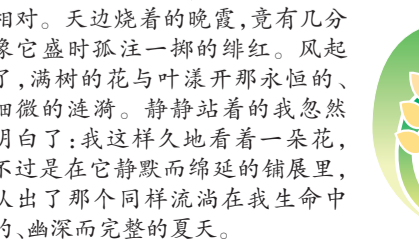
骤雨初歇的午后，我站在檐下望着紫薇。雨珠仍然挂在每一朵花上面，把花朵压得很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娇弱感。一阵风轻轻吹过，满树花朵从沉睡中苏醒过来，轻轻颤动着。霎时间，千万颗水珠簌簌地坠落，在阳光下划出短暂而晶亮的弧线，像是它一声舒畅的、却又忍住了的叹息。湿润的花色，这时是浓艳的、饱和的，仿佛能滴下汁液来。香气平日日被太阳蒸得淡若无物，此刻却从每一片润泽的花瓣里幽幽地吐出来，不似桂香袭人，不似梅香清冷，而是一种混合着水汽、微甜的草木本然的气息，你得深深吸一口，让它缓缓地沉到肺腑里去。此时的紫薇，毫无保留地把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。这是一种盛大的给予，但你得恰好站在那里，得有一颗同这雨后天地一般澄明而安静的心，才接得住。

我也曾在夜晚去看紫薇。月光照耀大地，像是用银白色的纱布把大地包裹起来。白天的各种颜色都隐去了，只留下黑黢黢的枝的线条和一团团朦胧的影子。它静立着，是夜的守更人。白天的各种景象和变化，此时都已归于沉寂。这样的沉默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，你还可以感觉到许多东西在生长、呼吸。它们正在将白日吸收的光与热，慢慢地酿成明天某一朵新绽的花苞里一丝更奇异的色彩。夜让它的生命沉潜下去，成为根基的一部分。

时光在紫薇花枝间静静流淌，细看盛大花团之下，已有几瓣先枯萎了，颜色淡去，像一句低下去的尾音，可梢头新苞又鼓胀着，蓄满青涩。这边开着，那边谢着，开谢之间竟无间隙。生命被拉成一条看不见首尾的河，不贪求一次燃尽所有的壮丽，只安然地允许许多重的生与死，在同一个身体里平静相遇、擦肩、更迭。

于是，我想起人们对生命的贪念，总渴望如烟如花般升至绝顶的绚烂。紫薇却低语着另一种可能：不必攀援那唯一的峰顶，而是将天光云彩都揉碎，匀进每一刻寻常呼吸里。午后风来时浑身的微颤，夜雨敲在叶上那一声清响，晨光中挪移的淡影……这些细碎的战栗连缀起来，便成了深厚的山野史诗。它的绚烂从不虚空，只因深处有着一副甘于在时间中默默剥落、又默默生长的骨头。

夏日某个黄昏，我又与紫薇花相对。天边烧着的晚霞，竟有几分像它盛时孤注一掷的绯红。风起了，满树的花与叶漾开那永恒的、细微的涟漪。静静站着的我忽然明白了：我这样久地看一朵花，不过是在它静默而绵延的铺展里，认出了那个同样流淌在我生命中的、幽深而完整的夏天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891期)

刊头摄影 郝军霞

六月的小城

辛妍

我爱商洛的六月。当各地渐渐被盛夏的燥热裹挟时，秦岭腹地的这座小城，依旧保留着恰到好处地温柔与清爽。没有难耐的酷暑，没有连绵的梅雨，清风、远山、碧水与崭新的街巷相融，让六月的每一日，都过得松弛又鲜活。

六月的小城，晴雨温柔，满目青绿。晴天时天澄澈，万里长空干净透亮，雨时细雨轻落，不疾不徐，洗尽街巷的尘土与喧嚣。夏雨过后，草木彻底舒展开来，树木浓绿，花草肆意绽放，层层叠叠的绿意铺满整座小城。墙头的石榴花灼灼盛开，艳红点缀青绿，热烈却不张扬，成了六月最动人的色彩。抬眼望去，远山含黛，每一帧风光都清爽治愈。

六月的小城，丹江流水不息，烟火安然温柔。穿城而过的丹江，是六月最灵动的底色。沿江步道蜿蜒绵长，草木错落生长，江水清溪温润，丰盈灵动。晴日里波光粼粼，倒映着蓝天绿树与街边楼宇；雨后江风拂面，携着淡淡的水汽，吹散所有闷热。清晨，有人沿江慢行、临

风舒展；傍晚，暮色漫落，灯火初亮，大人闲谈漫步，孩童嬉笑奔跑，山水灵气与市井烟火相融，温柔了整个夏日。我爱六月的小城，更爱这座城市悄悄蜕变的崭新模样。熟悉的老城街巷早已褪去陈旧斑驳，院落焕然一新，路面平整干净，街角多了错落的绿植与精致的小景，留住了烟火温情。小城从不大肆喧嚣，只是顺着山水的肌理，慢慢沉淀、慢慢变好。宽敞的街道干净通透，休闲广场、雅致小店点缀其间，日常便利与市井烟火完美融合。身在其中，抬头是秦岭青山，低头是市井日常，有山野的清幽安宁，有城市生活的安稳惬意，美好在此尽数落地。

我爱小城的朝暮晨昏，爱它独一份的夏日清欢。白日从不闷热压抑，清风穿街过巷，携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待到落日西垂，晚风穿城而来，轻柔微风，静坐、漫步、闲谈，皆是惬意的时光。

岁岁盛夏，最是六月动人。我爱六月的小城，爱满眼青绿的生机，爱丹江绕城的温柔，爱街巷焕新的美好，更爱这座小城在烟火流转中，岁岁如新的模样。

